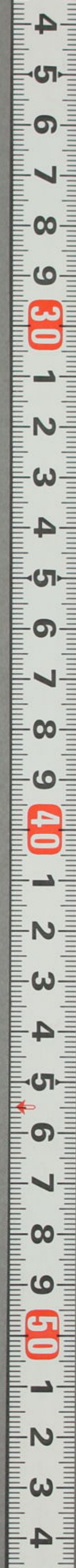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庸解

坤  
本

□ 12  
3563



門 戶 2  
號 3563  
卷

藏書田

中庸

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

斯三者謂知仁勇也。知所以脩身者謂脩身之道

務成德也。知所以治人者謂治人之道亦以德化

之也。朱熹曰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。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

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

諸侯也。

為治也。經者所以持緯者也。文武之道布在方策

是其緯矣。而人君之所以舉而行之則有是九者

也。蓋一書之旨主中庸自孝弟始。故此言九經皆

推孝弟以廣之者也。體謂視如四體也。蓋群臣賤而易踈。故特云爾。朱註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。非不可矣。然亦其貴乎知之說也。子者如保赤子也。來者百工不必其地有之。如粵之罇。燕之函也。柔亦懷也。遠人者諸侯之臣。銜命來使者。如春秋稱微者謂之人也。鄭玄以為蕃國之諸侯。非也。呂大臨曰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。故脩身為九經之本。然必親師取友。然後脩身之道進。故尊賢次之。道之所進。莫先其家。故親親次之。由家以及朝廷。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。由朝廷以及其國。故子

庶民來百工次之。由其國以及天下。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。此九經之序也。先遠人後諸侯者。其臣歸之。則其君莫不服也。

修身則道立。尊賢則不惑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。敬大臣則不眩。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。子庶民則百姓勸。來百工則財用足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

朱註此言九經之效也。道立謂古聖人之道藉是以立也。不惑鄭玄曰。謀者良也。謂賢者出謀發慮。則已無所惑也。不眩鄭玄曰。所任明也。謂親任專

則人不能眩之也。朱熹曰：來百工，則通功易事，農末相資，故財用足。四方以中國言，故曰歸天下達諸四夷，故曰畏。

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脩身也。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

朱熹曰：此言九經之事也。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以行大禮言之。舉重詞下皆為爾，然亦可以見古脩身必以禮樂矣。讒色貨皆所以害賢也。古之道，鼓舞天下之人，俾其樂為道，故皆以勸言之。措辭之間，可以見古之道也。親親必衍一字，蓋魏晉間俗語謂親為親親，故誤爾。鄭玄曰：尊重其祿位，所以貴之，不必授以官守。天官不可私也。同其好惡，謂不施吾所惡，親親之道待如家人也。官盛任使，盛多也。鄭玄曰：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，不親小事也。忠信重祿，鄭說有忠信者重其祿也，是矣。朱熹以

忠信爲待之之誠。豈啻士而已乎。時使。鄭玄曰。使之以時。日省月試。鄭玄曰。考校其成功也。旣讀爲餼。餼廩稍食也。豪人職曰。乘其事。考其弓弩。以下上其食。送往迎來。朱註。往則爲之授節。以送之來。則豐其委積以迎之。嘉善而矜不能。蓋諸侯之臣。銜命來使者。才能之選也。故有是言。繼絕世。如周公封微子也。舉廢國。如齊桓城楚丘也。亂者爲治之俾。不危危者爲持之俾。不亡。朝聘以時。朱註。朝謂諸侯見於天子。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。王制。比年一小聘。三年一大聘。五年一朝。厚往而薄來。朱

註。燕賜厚而納貢薄。
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  
言以德也。

右第十九章。承上章知人知天。以言必務德也。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言前定則不跲。事前定則不困。行前定則不疚。道前定則不窮。

言凡者。泛言之辭。此泛言一切以爲喻也。朱熹謂凡事指達道達德。九經之屬。泥矣。豫卽前定也。廢謂中廢也。欲言則先思。所欲言而不卒。然言之所以其言不躓也。欲行一事則先思所以行之而不

遽舉之。所以其事之不困也。困者。謂有所窒碍而窘迫也。行者。德行也。德行素習乎已。則莫有瑕累也。疚。瑕累也。如內者不疚之疚也。道者。道藝也。道藝素習乎已。則應變不窮也。皆以起下節意。

在下位不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。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。不順乎親。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。反諸身不誠。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。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。

古聖人之道。治民之道也。是以士之學焉者。必志於治民。故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。此以民不可得

而治發言。可見矣。道孚乎朋友。而後譽聞乎上。故不信乎朋友。不獲乎上矣。孝乎父母。而鄉黨信之。故不順乎親。不信乎朋友矣。孝弟之德。不可襲取。故反諸身不誠。不順乎親矣。士之學先王之道。猶之在外矣。習以成性。而後反求諸躬。莫不誠焉。是謂反諸身而誠也。明乎善者。措諸行事。粲然可見之謂也。力行之久。乃誠得乎身。故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。鄭玄以下。以知善爲明善。大失古言。不可從矣。按此以在下位言。非孔子告哀公之言者。章章哉。

中庸解 四十五  
誠者天之道也。誠之者人之道也。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鄭玄曰：言誠者天性也。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。因誠身說有大至誠。此漢儒古來相傳授之說也。蓋凡人行先王之道，而能有誠心者，得之天性，故曰誠者天之道也。力行之久，習以成性，則其初無誠心者，今皆有誠心，是人力之所為，教之所至也。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。中者，譬諸射乎此而中乎彼，謂其不知而暗合乎先王之道也。人之得乎性質者，

雖不勉強而暗合乎先王之道，雖不思慮而能得先王之道，弗謬是其發乎誠心者也。故曰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即上章所謂夫婦之愚與知能行者也。從容中道者，言聖人之於先王之道，莫不誠矣。以明誠之者可以至於聖人也。堯舜性之，湯武反之，皆然。即鄭玄所謂大至誠者是也。擇善而固執之，即上文明善第七章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。由此而可以誠身也。朱熹以分屬明善誠身，非矣。當其固執，烏能有誠心乎，可謂強矣。至於以天道為聖人，則大失子

思立言之意。蓋子思言本諸性者之有誠心。以抗老氏。故篇首至此。皆不出一意。

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辨之。篤行之。有弗學。學之弗能。弗措也。有弗問。問之弗知。弗措也。有弗思。思之弗得。弗措也。有弗辨。辨之弗明。弗措也。有弗行。行之弗篤。弗措也。人一能之。己百之。人十能之。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。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

博學之者。謂順詩書禮樂之教。以學先王之道也。審問之者。謂學而有疑。則問諸師以審之也。慎思之者。謂思所以措諸行事也。思之必切。諸己。故曰

慎。明辨之者。謂辨其所思者也。欲措諸行事。故必著明之。故曰明。至於行之。則必敦篤之。故曰篤。此五者。知仁之事。所謂明善也。有弗學以下。言勇也。以應上章所以行之者三矣。雖愚必明。明亦謂施諸行事。合知仁言之。雖柔必強。言勇也。朱熹以明強分屬擇善固執。非矣。按後儒據此文。而有變化氣質之說。蓋子思之言。以三達德言之。而後儒必欲陰陽合德。中正不偏。天下豈有此事哉。

自誠明謂之性。自明誠謂之教。誠則明矣。明則誠矣。此言性教之歸乎一也。明謂施諸行事。粲然可見。



也。發乎中心而施諸行事者。得乎性者也。故曰自誠明謂之性。施諸行事。習以成性者。得乎教者也。故曰自明誠謂之教。發於中心者。自然可施諸行事。故曰誠則明矣。習於行事者。自然可以成性。故曰明則誠矣。皆所以浚明不可恃。性以廢學也。老子之說。廢學絕聖。故子思之言如此。朱熹分屬聖人賢人。大謬矣。近歲有主張王柏之說。而謂此下非中庸也。當別為一篇。謂之誠明書。是不知讀書者。不可從矣。

右第二十章言學問之道。以應篇首性道教。

唯天下至誠。為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。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。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。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天下至誠者。謂聖人也。盡其性者。謂擴充其所得於天者。而極廣大也。盡人之性者。謂聖人立教。以俾天下之人。各順其性質。成其德也。盡物之性者。謂舉天下之物。皆有以順其性質。而各極其用。如盡木之性。以造宮室。盡金之性。以鑄刀劍。盡牛馬之性。以羈勒穿鼻之類是也。贊助也。天地生物而

中庸解 四十九  
不能盡其用。必待聖人以盡之。是助天地之化育也。與天地參者。朱註。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。

右第二十一章。申第二章之義。言聖人之能率性以建道也。

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誠。誠則形。形則著。著則明。明則動。動則變。變則化。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

其次者。謂順聖人之教而學之者也。致曲。猶格物。天禮器曰。物曲有利也。是物曲一類。蓋曲禮之曲也。曲禮者。聖人所建以教人也。順其教以學之力。習之久。則自然有之於身。是曲禮來為吾有。故曰致

曲是能行曲禮而習以成性。故曰曲能有誠。形謂形見於行事也。著謂著於家也。明謂明於國也。動謂民心有感動以興起也。變謂小人革面也。化謂民化為善也。唯聖人為能化民而致曲者亦然。蓋謂習以成性。則聖人之化亦可致也。

右第二十二章。言人順聖人之教。則亦與聖人同其化也。祇聖人盡性。其次致曲。子思時距孔子不遠。故其議論尚爾。至於孟子。則使學者擴充其四端。是責凡人以聖人之事也。道之與時。汚隆者如此夫。

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。必有禎祥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。動乎四體。禍福將至。善必先知之。不善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

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者。謂感通之理如神也。國家將興。必以善化民。民習善以成性。故必感禎祥。善召之也。國家將亡。必以不善化民。民習不善以成性。故必感妖孽。不善召之也。何者。至於其習以成性。則善不善皆至誠故也。動乎四體。朱註。謂動作威儀之間。如執玉高卑。其容俯仰之類。言見乎蓍龜。動乎四體者。皆至誠所感也。善必先知之。不善

必先知之。如鵲知風。蟻知雨之知。至誠所感。不待思慮而知也。言禍之將至。不善人必興。福之將至。善人必興。皆得其時而興者也。得其時而興者。如飢而食。如渴而飲。亦自不知其然矣。是至誠之知也。故末斷之曰。至誠如神。後儒所以為知者。皆在是非思慮之間。故不能解此章之義。烏能知子思三知之義乎。

右第二十三章。申明上章能化之義。

誠者。自成也。而道自道也。誠者。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為貴。

鄭玄解道爲道藝古來傳授之言可據已。蓋人學而至於成德則必有誠矣。故曰誠者自成也。下道字去聲與導同。言既成其德而有誠則道藝亦自然導達也。誠下有者道下無者可見主誠而言。朱熹昧乎辭。迺以誠爲本。道爲用。分解說之。非矣。此所以道爲道藝者。先王之道禮樂也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。此二句申上自道意。物者先王之教之物也。六藝皆有之。如射之五物。先王之教。建此以爲得力之處。蓋能順先王之教學之力。習之熟則自然有以得之。學至於得之則有誠焉。習以成

性故也得之而又失之者誠不足故也。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。是君子所以貴誠之也。朱熹鄭玄不識物字之義。迺以萬物爲解。此其實理之說所以起也。前後文辭不相蒙其謬可知已。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已仁也。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。成已卽上文自成也。道自導而後成物焉。成已者成德。故曰仁也。成物屬道藝。故曰知也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與此文義同性質之所。有皆不知不覺而能之。是所謂誠也。故曰性之德

也。唯誠可以內成已，可以外成物。至其既成，則習以成性，而內外一焉。故曰：合外內之道也。成已成物，則莫不備焉。故曰：時措之宜也。蓋有所不備，則有時乎窮。烏得時措之宜乎？

右第二十四章言誠者能備也。

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，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。

至誠無息，以理言之，不息以學者言之，爲學而不

息，以至於久，則有徵。徵者，謂爲學之效也。學至於有徵，則已成物，是習成性者也。故益可以悠遠，悠遠則積而博厚，以高明焉。博厚，仁也；高明，知也。卽上章成已成物之積大者也。在已則仁以成德，在道則知以成物，所以謂之博厚高明者，以配天地也。故曰：載覆載物者，載萬物焉；覆物者，覆萬物焉。萬物者，成物之積而多也。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，與此同矣。或以爲天地之萬物者，非矣。成仁則道藝倚我而立焉，如地之載物然。成知則道藝皆爲我有焉，如天之覆物然。悠久者，卽久與悠

中庸  
卷下  
三十一  
遠也。非悠久則不足成物。以致博厚高明焉。序在後者。古辭不拘也。無疆者。天地之無疆也。至於配天地。則學以至於聖人也。見猶示也。動者。動民也。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無爲而成。卽上章形著明動變化及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。以其及民者言之。朱熹實不得其解。故其說皆空言。不可從矣。天地之道。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。則其生物不測。

因上文配天地而言天地之道也。中庸之言天地者。只此焉耳。爲物者。假借天地爲物。言語之道。爾不貳者。誠也。謂其莫有隱慮作爲也。生物者。生萬物也。卽天地間萬物也。不測者。謂其衆也。

天地之道。博也。厚也。高也。明也。悠也。久也。今夫天。斯昭昭之多。及其無窮也。日月星辰繫焉。萬物覆焉。今夫地。一撮土之多。及其廣厚。載華嶽而不重。振河海而不洩。萬物載焉。今夫山。一卷石之多。及其廣大。草木生之。禽獸居之。寶藏興焉。今夫水。一勺之多。及其不測。黿鼉蛟龍魚鼈生焉。貨財殖焉。

因上文博厚高明悠久配天地無疆而言天地本如此也。昭昭之多。及其無窮。一撮土之多。及其廣

厚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。一勺之多及其不測。皆申言博厚高明之義。而言其積小以成大。以喻為不學之道焉。其實天地山川非積小以成大者。朱熹曰。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。日月星辰繫焉。萬物覆焉。萬物載焉。草木生之。禽獸居之。寶藏興焉。龍龜蛟龍魚鼈生焉。貨財殖焉。皆言生物不測也。昭昭。朱註猶耿耿。小明也。繫謂日月之麗乎天。如繫結以著其處也。振朱註收也。卷拳同。寶藏者謂寶玉之可以珍藏者也。

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。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。於乎不顯。文王之德之純。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。純亦不已。

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。詩意謂天之降福雖深遠不可見乎。其來集者莫有窮已也。此引以明天之為物不貳。故其生物不測之義矣。不顯者顯也。古來相傳其解如此。後儒釋所以訓顯之義。而或曰。猶言豈不顯乎。或曰。不丕古字通用。一說未詳孰是。祇前說強解其義者不可從矣。後說近是。然亦必欲明其訓詁者已。蓋不顯古之成言。莫知其所從來焉。如今俗語有好不大。熱好不二字無意義。

中庸解 五十四  
但以為甚辭耳。意不顯之義亦然。故讀者止以顯訓之可矣。不必求解。所以訓顯之義為是。詩意謂天之降福無已。是可以顯然見夫文王之德之純也。此引以言所以諡文王而為文者以其純也。純者。純一之義。言其誠也。文者。謂其莫不備也。其所以能備者。以至誠無息致之。即上所謂博厚高明是也。純亦不已。古註家言。誤入正文。蓋上文其義明盡。故知其為註家言也。朱熹分純與不已為豎橫解。古豈有此伎倆哉。

右第二十五章言誠者不息。故能備也。皆所以申明上章之義也。自第二十一章至此。專言誠以發第二十章之意。

大哉聖人之道。洋洋乎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優優大哉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。苟不至德。至道不凝焉。

聖人之道。流動充滿乎兩間。而發育萬物。與天同其高大。故曰大哉。發育者。發生也。發生者。謂萬物得其養而茂盛也。峻。高大也。此即第二章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意。舉道之大。以贊嘆之也。優優。朱註。充足有餘之意。禮儀。經禮也。經禮亦有儀。故曰



禮儀威儀曲禮也。身之所有。故曰威儀。禮器曰經。禮三百。曲禮三千。與此同也。聖人之道。卽禮樂也。上以古聖人之世言之。故止言聖人之道。下以古聖人之道存乎今者言之。故言禮。古聖人之道。雖峻極發育之大乎。亦皆充足乎禮樂之中。故曰優優大哉。祇無其人。則道爲虛文。有其人而後可以見夫洋洋之大已。朱註以大哉聖人之道。爲包洋洋優優。以待其人而後行爲結之。非矣。至德謂孔子。至道卽古聖人之道。凝聚也。孔子不出。則文武之道散。賢者識其大者。不賢者識其小者。孰能統

一之。孔子出而後。古聖人之道。聚在六經。可傳諸後世。以證孔子若得位。必能行之。益此以下。專言孔子之爲聖也。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。致廣大而盡精微。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溫故而知新。敦厚以崇禮。

此言君子學問之方。以明孔子學以至聖人也。德性。鄭玄曰。謂性至誠者是矣。卽其所生。知安行者。人人而有之。是之謂德性。德性而曰尊。天所命也。天之所命。故養以成之。是謂之尊也。養之道。在問學。問學。卽學詩書禮樂之教。應上文禮儀威儀之

中庸解  
言問學而曰道。道導同。問學者所以導達德性。成其廣大高明也。卽上章道自道意致來也。廣大卽上章博厚也。問學以導德性而廣大者自然來至。而精微者亦盡焉。何者。禮至精微也。道中庸者能造于高明之極。而其所以導之者。中庸之德也。溫者。鄭玄曰。讀如燭。溫之溫。謂故學之孰矣。後時習之。謂之溫。禮其所故學也。溫故而知新者。謂由學而德益進矣。敦厚者。廣大也。德既廣大而不廢其學矣。皆言德性問學交相助。以應上章無疆之意。卽誠之道也。朱熹以存心致知分釋其義。近似。

實失子思之意。不可從矣。

是故居上不驕。爲下不倍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。國無道其默足以容。詩曰。旣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謂與。

此言學問之效也。卽上章在上位不陵。下在下位不援。上意亦以應時措之宜也。若索隱行怪。則反於此者也。蓋學問之效。不過若是。此所謂中庸之德也。言卽邦有道則危言也。默卽邦無道則言孫也。與鄭玄曰。謂起在位也。引詩止以證其默足以容之義。而起下章之義。主意所在也。明哲以有容。

中庸解  
五十一  
言之無深義焉

右第二十六章。上章言誠者。至於文王。既極其盛。故此更端以欲言孔子之事。先以聖人之道起。而承之以學至聖人之方也。一書皆以君子之道言之。而此獨以聖人之道言之者。其意蓋謂孔子學古聖人之道。以至聖人者也。老氏之徒。以孔子好學。故有以爲非聖人者。故子思云。爾後世遂謂學可以至聖人者。本乎此焉。古者無學。可以至聖人之說。亦不言聖人不可學。何則。生質若顏子者。可學以至。而不可強之於凡

人也。子思亦以謂孔子而已。後人弗察其弊。有不可勝道者。讀者審諸。

子曰。愚而好自用。賤而好自專。生乎今之世。反古之道。如此者。裁及其身者也。

反倍也。今者謂當世也。古者謂文武也。朱註失反字之義。不可從矣。此上章明哲保身之反。

非天子不議禮。不制度。不考文。今天下車同軌。書同文。行同倫。

三代之禮異尚。不議者。謂不敢非議之。子夏曰。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。謂尊崇奉行而不敢違之。是

中庸解  
不議也。不議則不改。作者不待言。甚重之辭也。度者。鄭玄曰。國家宮室及車輿也。蓋度。卽律度量衡之度。謂其丈尺也。文者。鄭玄曰。書名也。名謂字音。文謂字形。文而曰考。周禮外史達書名于四方。蓋外史之官考覈諸侯國所用文字。俾遵時王之制也。三代革命。制作禮樂。而制度考文二者。迺禮中大者。所以大一統也。故非天子不得改作也。軌。車轍也。兩輪相距之度同。則車轍同。國都道涂宮室門庭。皆以容車多少爲廣狹之度。故曰車同軌。則國都宮室自在其中也。行同倫。倫。論通。謂禮所尚。

同。則人所行得失。天下之論同也。禮其總而度文其目。故下文行同倫在後。鄭玄註。禮所服行也。可見已。朱熹誤以此三句爲三重。故解禮爲貴賤親疏相接之體。解倫爲次序之體。殊不知非天子不議禮。豈特此乎。且此果爲三事。則何以不議禮在上。而行同倫在下乎。

雖有其位。苟無其德。不敢作禮樂焉。雖有其德。苟無其位。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鄭玄曰。言作禮樂者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。

子曰。吾說夏禮。杞不足徵也。吾學殷禮。有宋存焉。吾

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

徵朱註證也言說則夏禮既亡孔子止言其意耳  
言學則殷周之禮現存也杞夏後宋殷後此與論  
語文大同小異且徵字在論語爲文獻備而可以  
爲據意此則謂徵於庶民也故不足徵者謂時世  
既移民俗大變而其禮施諸民無教化之驗也觀  
於下文上焉者雖善無徵則有宋存焉亦互文言  
之宋亦不足徵也則與論語其旨實同

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 
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

信民弗從

重慎重也善謂德徵謂施於民有益尊謂位言王  
天下制禮樂以此三者慎重之而不敢輕制作則  
寡過失也鄭玄以三重爲三王之禮呂大臨以爲  
議禮制度考文皆迂回弗通矣藤原佐特以爲德  
位時三者爲得焉上焉者朱註謂時王以前如夏  
商也下焉者指孔子也

右第二十七章申上章爲下不倍意以明孔子

雖不作禮樂不害亦爲聖人也

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

諸天地而不悖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

君子之道。卽先王之道也。聖人之道也。先王之道。以一代言。聖人之道。泛指聖王制作禮樂者以言之。君子者。士大夫通稱。而孔子不得位。故子思稱其所傳孔子之道爲君子之道也。本諸身德也。徵諸庶民。謂施諸民有教化之驗也。朱註。以上雖善無徵。爲無所考驗。以此徵諸庶民。爲驗其所信從。二義不同。非矣。考者。稽古也。建者。如建竿建鼓之建。謂高揭此於天地之間也。三王往時也。故曰考。

天地見在也。故曰建。繆如刺繆之繆。謂不正合也。三王聖人也。故欲其正合。悖不順也。天地非人也。故聖人之於天地。奉順而不敢違。已不敢以天地之道爲人之道。焉專以天地之道爲人之道者。老氏之徒也。古人措辭之間。有所斟酌。可以見已。質者。質問也。質諸鬼神。謂卜筮也。古人欲興一事。出一謀。必卜筮以問諸鬼神。而質其疑。所以奉天道而不敢違悖也。鬼神者。天地之心也。故質鬼神而無疑者。則必建諸天地而不悖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。故考諸三王而不繆者。則必百世以俟聖人而

中庸解  
不惑。然此分言之者。考諸三王。建諸天地。以其全  
言之。不繆不悖。皆其道不繆不悖也。質諸鬼神。百  
世以俟聖人。以興一事。出一謀言之。是古所無者。  
故不可得而考諸三王。是以俟後世聖人也。無疑  
不惑。皆以其心言之。知鬼神之必允。知後世聖人  
之必從也。其實鬼神即天地之心。而先聖後聖其  
揆一也。故下文止舉質鬼神俟聖人。可以見已。又  
按此言三王。而併論語諸書。鮮及湯者矣。豈湯者  
孔子之先世。而又為勝國之祖。故諱言之邪。蓋亦  
禮焉耳。

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知天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知  
人也。

知天知人。見前第十八章也。中庸一篇。以天命之  
性發言。貫之以誠與誠之。而歸乎純亦不已。至德  
凝至道。終之以上天之載。其立言之旨。可味也。夫  
是故君子。動而世為天下道。行而世為天下法。言而  
世為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。近之則不厭。

本諸身。徵諸庶民。知天知人。此求諸宇宙之間。無  
適不合。故其效如此。動包其全言之。故曰道。言行  
可得而見之。故曰法。則有望。含下章聲名洋溢意。

不厭。含下章衣錦尚絅意。

詩曰：在彼無惡。在此無射。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射音亦。詩作斆。夙夜，追勉詞。引詩以明有望不厭意。終譽，即有望也。無射，即不厭也。如此者，朱熹曰：指本諸身六事也。蚤有譽，暗指孔子。

右第二十八章。承上章徵字意，因以總結一篇之義。邈迤歸諸孔子也。蓋前諸章自篇首皆無非本諸身知天知人之事矣。至於第二十六章，乃始言徵諸庶民之義，而至此總結焉。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

子思以孫而稱其祖之字，蓋古者人死而止諱其名，有諡則稱其諡，無諡則稱其字。如諸侯薨而復曰某甫復矣，此時始薨而未有諡，故雖諸侯亦止稱其字。可見稱字者尊之至也。古昔三皇所制作，不過於厚生利川之事。至於堯舜而後，正德之道立焉。觀於舜典，詩言志，歌永言，則禮樂之教亦助於堯舜矣。故孔子動稱堯舜，遠祖其道也。述，謂增益之，使光明也。堯舜之時，世樸民淳，其教有不備，故孔子祖堯舜而增益之，故曰祖述。文武者，周先



中庸解  
王也。故孔子憲章之也。憲法也。謂遵其制度也。章明也。謂明其義以傳之也。律法也。鄭玄曰。襲因也。上法天時。下因水土。鄭玄謂孔子著春秋。編年四時具。律天時也。記諸夏之事。山川之異。因水土也。朱熹曰。法其自然之運。因其一定之理。此皆不得其解。強為之說者也。蓋國有道。其言足以興國無道。其默足以容。是上法天時也。居上不驕。為下不倍。是下因水土也。天有陰陽。以喻其所逢之時。水土異宜。以喻其所處之位。不爾。與前後諸章殊無照應矣。此蓋古言。而子思引之。故與前後文不甚

相似焉耳。

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。無不覆幬。辟如四時之錯行。如日月之代明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。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辟。譬同。幬。亦覆也。或作燾。持載以地言。覆幬以天言。謂廣大無所不包也。應上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含下溥博淵泉之義。即孟子所謂集大成也。錯迭也。辟如四時之錯行。二句。喻以天也。萬物並育。四句。喻以地也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以地言。道並行而不相悖。以孔子言。大德小德。以孔子言。川流敦

化以地言。合六句。應上律天時。下襲水土。含下時。出之之義。卽孟子所謂聖之時也。大德。仁也。小德。孝弟忠信禮義勇智之屬。敦化。謂地之敦厚。化生。萬物也。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者。猶言孔子之德。卽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右第二十九章。始言孔子之德。以證上至德凝至道以下之義矣。

唯天下至聖。爲能聰明睿知。足以有臨也。寬裕溫柔。足以有容也。發強剛毅。足以有執也。齊莊中正。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。足以有別也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。

此亦謂孔子也。朱熹以容執敬別四者。爲仁義禮智之德。然仁義禮智。始見於孟子。而孔子時。莫有之。則未必子思言之。且義者所以應變也。則不容以有執言之矣。論語以利仁爲知者之事。則文理密察。不足以語智矣。藤原佐以聰明睿智爲智。寬裕溫柔爲仁。發強剛毅爲勇。齊莊中正爲禮。文理密察爲義。甚爲允當。一篇之內。專言三達德。而禮義者。人之大端。子思時議論當如此。焉祇聰明睿知爲知。似與論語知者利仁不合也。蓋子思以達德立言。自與孔子以成德言者不同矣。古以禮教

中。以樂教和。此以中正語禮者。不失古義。大非孟子以恭敬辭讓者比矣。至於文理密察爲義。則古謂詩書爲義之府。易曰理於義。禮皆有義。此古來言義者皆若此焉。亦非孟子以羞惡爲義者比矣。溥博言其廣大也。淵泉言其深不窮盡也。謂備五者之德而時措之宜也。亦與上章同旨。

溥博如天。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。言而民莫不信。行而民莫不說。

朱熹曰。言其充積極其盛。而發見當其可也。蓋發見當其可。故民莫不敬之信之說之也。見而民莫

不敬者。卽爲天下道也。言而民莫不信者。卽爲天下則也行而民莫不說者。卽爲天下法也。

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。施及蠻貊。舟車所至。人力所通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日月所照。霜露所墜。凡有血氣者。莫不尊親。故曰配天。

隊墜同。古者祀聖人配天。禮也。子思乃贊孔子之德所及。廣大如天。而謂其德如此。故古者以聖人之德爲配天矣。以言配天之實也。蓋子思之時。天下之人尊親孔子。旣已若此。觀於莊列諸書。可見也。

中庸解  
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 
知天地之化育

此謂堯舜也。孔子學以成聖人之德故以稱天下  
至聖堯舜性之故以稱天下至誠也。經綸朱註皆  
治絲之事。經者理其緒而分之。綸者比其類而合  
之也。大經者謂禮之大者也。先王所以經綸天下  
者禮而已。或以爲五倫或以爲九經二者皆禮盡  
之矣。外禮樂而語道皆後世理學者流之說不可  
從矣。禮者所以合人倫而理之其制度文爲詳密  
具至故以治絲比之也。天下之大本者中庸之德

也。謂之立者言立以爲教也。知大地之化育者卽  
上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及贊天地之化  
育同意聖人能通之爲一是之謂知。豈在知覺見  
聞之間也。蓋中庸一書上誠故夫婦之愚可與知  
焉及生知學知困知及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善必  
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之類皆以不知而默契者  
爲知。讀者能識是意則知之爲贊不待辨說而明  
矣。

夫焉有所倚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 
聖人之道至堯舜而始立焉故孔子刪書始自唐

虞而上章曰祖述堯舜。是堯舜經綸天下之大經。立天下之大本。知天地之化育。其於前也無所倚賴。其於後也為吾道之祖。故曰夫焉有所倚。說者以為無所偏倚者非矣。肫肫者鄭註讀如誨爾。肫肫之。肫肫。懇誠貌。益形容其仁之至也。浩浩。廣大貌。朱熹曰。肫肫以經綸言。淵淵以立本言。浩浩以知化言。其淵其天。與上章如天如淵同意。朱註非特如之而已。不知古文辭之失也。其字疑辭。如易其亡其亡之。其故其如義無淺淺也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。其孰能知之。

固者固有也。天德者誠也。謂堯舜之德也。達天德者。所謂下學而上達也。德與堯舜為一。故曰達孔子固有聰明聖知之德。而又學以達堯舜之德。故能知而祖述之也。上曰唯天。下至聖。又曰唯天下至誠。一唯字相應。故鄭玄曰。唯聖人能知聖人。可謂善識古文辭矣。上曰憲章文武。而此不言文武者。第二十六章言文王。第二十七章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承之。而以至德凝至道。言孔子則其義既明矣。故不須言已。

右第二十章言唯聖人知聖人。以申祖述憲章

之義矣。孔子無位。無位者止稱其德。故天下至聖語其德者。詳焉。堯舜爲人君。爲人君止於仁。故止言仁。而不及其它焉。經綸立本。知化亦以其事業言之。皆言各有當者。可見已。

詩曰。衣錦尚絀。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。闇然而日章。小人之道。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。淡而不厭。簡而文。溫而理。知遠之近。知風之自。知微之顯。可與入德矣。

上諸章於孔子極揄揚之盛。而嫌於華辯。故此又引詩言其謙恭之德。以示學焉者之方也。衣錦尚絀。衞頃人鄭之手。皆作衣錦裝衣。裝。絀。同。禪衣也。尚加也。惡其文之著也者。古人釋詩之言。言君子務自謙恭。不欲暴其德。卽孔子溫良恭儉讓是也。然其德之盛。自然益彰。天下之人莫不尊親。如上章所謂是也。小人務暴其德者。如索隱行怪之類。而無實以繼之。則雖的然而日亡也。淡而不厭者。君子之交如水也。以其接人者言之。簡而文者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。以其發於言者言之。溫而理者。君子之德如美玉也。以其存乎已者言之。皆中庸之德行尚絀闇然者也。朱熹以此章爲下學立

中庸解  
心之始。殊不知聖人之德。卽擴充中庸之德。外此而豈別有聖人之德哉。原佐解爲得是矣。知遠以下。廼學焉者之方也。遠之近者。謂行遠必自邇也。風之自者。謂風化所本自也。微之顯者。謂誠之不可揜也。習以成性。則可以成德。故知誠之不可揜。則可與入德也。

詩云。潛雖伏矣。亦孔之昭。故君子內省不疚。無惡於志。

承上文引詩明微之顯也。不疚者。無瑕累也。無惡於志者。鄭玄曰。無損害於己志。蓋君子志在安天下。苟能成德於己。內無瑕累。則天下之大。亦可得而安焉。是無損害於己志也。

君子之所不可及者。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詩云。相在爾室。尚不愧于屋漏。

承上微之顯而言。君子之慎獨也。相視也。爾室者。非他人之室也。堂前而室後。爲最深奧。而人不到之處。尚近辭。屋漏者。西北隅。蓋以祭中雷之神于此焉。謂不愧于中雷之神。則其無人可知也。深明其容德。無所愧怍也。

故君子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詩曰。奏假無言。時靡有

爭。

亦謂微之顯也。引詩明不言而信意。奏詩作禮進也。假格同言感格於無言之中。則民化之莫有爭亂之事也。

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詩曰不顯惟德。百辟其刑之。

言勸威則進於敬信也。鈇斧同。鉞亦刑具。辟君也。百辟諸侯也。刑法也。言為諸侯所法者。在天子之德而不在賞罰也。天子居崇高之位。而為天下具瞻。故稱君德為顯德。古之言也。非有深義。

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詩曰予懷明德。不大聲以色。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。詩曰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至矣。

篤恭者。至德之容。猶云舜恭己正南面也。言天下平。則又進於勸威也。自不動而敬。至於此。皆言至誠之化也。明德亦顯德也。不大猶言不貴也。以與也。引皇矣詩。以明篤恭而天下平意。聲者言也。色者顏色也。言所以懷文王之德而不忘者。其德之至。不貴以言色。化民故也。輶輕也。烝民詩意。本言德至輕而易可舉行也。此借用以言至德之被民。



中庸解  
民不知覺猶如毛之至輕而人不覺其集于躬也。引此詩而又言毛雖至輕猶有物之可比倫矣。迺又引文王之詩載事也。詩意本言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言。則人不能法之。故人儀刑文王矣。此借用而言至德之化民。民不知覺猶如天道之無聲臭不可得而識矣。皆上章至誠如神之意。子思言此以務德耳。

右第二十一章。上章贊美孔子之德以極其盛。至此章。迺言中庸之德微之顯之意。而以至誠之化終焉。

中庸解

物夫子著述書日記

國家興百有四十年。治平所化。詩書之道洽乎海內。其間通儒豪傑之士。蠡出並作。各有所著。學術中興之盛。稱踰前古。然創闢秦塞者。芟鋤力微。鹵莽所遺。蕪穢未治。及乎累朝。文明益融。物夫子者出。乃以命世之器。馳宏覽之才。著作撰述。兼綜具有。即自經術文章。群儒所誨。以至雜家小數。凡所傳若干卷。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也。且卓識所開。學問之業。宇宙為之一新。於是海內仰止。風靡影慕。苟挾書筴者。一望其旌題。相與歛衿。莫不祇敬之。曰是真先君子之

書也。因此貴尚之餘，乃又有姦巧以射利者，拾其唾  
餘，綴以為全物，甚乃至有造無根之言，假托夫子名  
者，欺者作之，昧者行之，涇渭混合，清濁難辨。蓋嘗與  
護社之盟久矣。且臨夫子易箒時，親受著述，傳貽之  
屬，乃與二三子，患其魯亂如此，相與以其平日所與  
聞，重討論之，定錄其書目，以防姦偽。有已刊者，有刊  
後自廢者，有秘而不傳者，有略構起端而未定者，有  
一時戲作者，各分辨記之如左。

辨道一卷  
辨名二卷



論語徵十卷

大學解一卷

中庸解一卷

文集三十一卷

度量考二卷

絕句解一卷

答問書三卷

孫子國字解十三卷

右十部，既刊行者。

絕句解拾遺三卷

右夫子撰絕句解時。於稿中刪去者。夫子沒後。門人惜其遺落。而拾收刊行焉。

譯文筌蹄六卷

右夫子初年授門人。而令筆受者。雖既刊行焉。晚歲頗有毀廢之志。故棄而不用。後編未刊者。亦舉以火之。不藏于家。今世姦猾之徒。私刊後編。或更題目行之者。往往有之。皆所不用者。

護園隨筆五卷

右夫子中歲之作。至于晚歲。亦毀廢不用。

文罨一卷

右初年所作。前已焚毀。

吳子國字解五卷

讀荀子四卷

讀韓非子三卷

讀呂氏四卷

古文矩一卷

明二直隸十三省考定圖一帖

右六部。中歲作未成者。或起端而不竟者。必當誅刪定。然後視人者也。

唐後詩十集七卷

右半已刊行。餘乃本未成。

四家萬六卷

右評未全備

明律國字解三十七卷

右晚年作。唯為律語多難讀而作解以藏于家而已。既而夫子曰。法律之政。非先王以德禮之本。今天下依封建之制。則同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。若依此為律易解。人輒用之。則害於其政。當秘而不視。爾乃與盟者八人。特得睹耳。餘雖同社。不許輒視。

樂制篇一卷

樂律考一卷

鈐錄二十卷

右三部。亦頗秘。不許刊行者。

琉球聘使記一卷

幽蘭譜抄一卷

琴學大意抄一卷

文變一卷

韻槩一卷

滿文考一卷

葬禮畧一卷

詩題苑三卷

南留別志五卷

廣象碁譜十卷

右十部。一時戲作。亦小而辨物爾。不必當弘行者。以上凡三十六部。百九十一卷。

不見以上目中者。皆非真也。惟後進君子有取裁焉。世固多姦偽。或有盜藏而私寫者。至深秘焉。益為韞匱而藏諸。以待高價。然魚魯失真。一同棄物。有學識者。自知其不可用。寶曆癸酉之春。服元喬謹記。



寶曆三年 癸酉 三月吉辰

東都書林

松本新六  
藤木久市

合刻

